

求古錄禮說

求古錄禮說卷四

臨海誠齋金 鶚

禹都考

世言禹都安邑其誤始於皇甫謐帝王世紀酈道元滄水注因之近洪氏頤煊謂禹都陽城不都安邑足以正其謬矣然其所考猶未詳也鶚竊疑禹都有二其始都在陽城而其後乃都於晉陽案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陽翟夏禹國應劭曰夏禹都也臣瓚曰世本言禹都陽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陽翟也師古曰陽翟本禹所受封耳應瓚之說皆非諸說不同洪氏頤煊謂陽城亦

屬潁川郡與陽翟之地相近或當日禹所都陽城本在陽翟故漢志云云鶚考史記夏本紀禹避舜于陽城諸侯皆去商均朝禹于是卽天子位知其遂都陽城蓋卽所避之處以爲都也趙岐孟子注陽城在嵩山下括地志嵩山在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則陽城在嵩山之

南今河南府登封縣是也

一統志禹避陽城卽登封案登封東魏曰嵩陽以其在嵩

山之

南也若陽翟今在開封府禹州其地各異漢書地理志

於偃師曰殷湯所都於朝歌曰紂所都於故侯國皆曰國今陽翟不曰夏禹所都而曰夏禹國可知禹不都陽翟矣陽翟爲禹所封之國而陽城則爲禹之都此確解

也然左傳定公四年祝佗謂唐叔封於夏虛啟以夏政
例以上文康叔封於殷虛啟以商政則禹之都卽唐國
也唐國在晉陽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晉陽故詩唐國周
成王滅唐封弟叔虞杜預注左傳云夏虛大夏今太原
晉陽是也本於漢志其說自確水經云晉水出晉陽縣
而縣壅山酈道元注縣故唐國也亦本漢志乃臣瓚以
唐爲河東永安張守節以爲在平陽不知唐國有晉水
故燮父改唐曰晉若永安去晉四百里平陽去晉七百
里何以改唐曰晉乎唐定在晉陽今山西太原府是也

史記晉世家謂唐叔封于河汾之東故張守節以爲在平陽服虔注左傳亦謂大夏在汾澮之間顯亭林據此

因謂唐叔本封在冀而鄭康成詩譜謂穆侯始遷于翼則顧說非矣史記與漢志不同當以漢志爲確亭林又引括地志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而二十里堯裔子所封成王滅之而封太叔以爲唐叔始封在冀之證然括地志又有唐城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是唐城有二全謝山謂平陽亦有唐城者蓋必旣遷之後不忘其故而築之如後此之所謂故絳新絳二絳異地而同名耳亭林於括地志引其一遺其一則稍未覈也此說是也

又鄭康成詩譜云魏國虞舜夏禹所都之地魏與唐相近同在河北冀州故哀公六年左傳引夏書云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亾服虔以爲堯居冀州虞夏因之此皆禹都在河北之證也但在晉陽不在安邑

安邑今山西解州

皇甫謐酈道元以安

邑爲禹都此爲謬耳陽城晉陽爲禹都皆有確證可知

禹都有二蓋其始都於陽城卽所避之處以爲都而其後遷都於晉陽乃從堯舜所居之方也若謂禹止都晉陽固無解於世本汲郡古文及史漢諸書之說而謂禹止都陽城亦何以解左氏及服鄭之說乎汲郡古文帝舜卽位居冀四十九年帝居于鳴條是舜亦有二都也帝禹元年書帝卽位居冀此文有脫誤當云帝卽位居陽城至遷都晉陽乃書居冀也又考鳴條在陳畱其地屬河南舜自河北而遷於河南禹自河南而遷於河北其事相反而相類此皆未經人道者也

壽弁色考

爵弁之色先儒莫得其解鄭注士冠禮云爵弁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緌考工記鍾氏注緌今俗禮文作爵言如爵頭色案此說最謬其不合者有六緌爲赤黑閒色乃水火之相克者

詳閒色說

淡衣中衣尙不可爲飾

況可爲元服乎其不合一也冠必象衣今赤而微黑赤色大多與衣不稱其不合二也爵弁士助君祭之服爲冕之次

見士冠禮注

冕色玄以象天今赤而微黑非天玄之色不得爲冕之次其不合三也爵色多黃未見有赤今赤色大多與爵頭不類其不合四也又爵鞞以爵韋爲之若爵色赤而微黑則與裳不稱其不合五也齊服亦

爵鞞若赤色大著非陰幽之義

郊特牲云齊之玄也
也以陰幽思也

其不

合六也鶚詳考之而得爵弁之色男士冠禮玄端玄裳
黃裳襍裳可也緇帶爵鞞鄭注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
士襍裳襍裳者前玄後黃夫所謂襍者必二色相兼也
易曰玄黃者天地之襍也天玄而地黃襍裳之名蓋本
于此必玄黃相兼若前玄後黃不得爲襍矣況前後異
色與左右異色之偏衣無殊獻公以偏衣衣申生見左
氏闕

公二
年傳

有殺之之意會謂先王之法服而有是乎襍裳爲

玄黃相兼明矣古人鞞必象裳則士之爵鞞始必玄而
兼黃者與蓋玄鞞與黃裳不合黃鞞與玄裳不合故合

玄黃爲一色以爲士玄端服之鞞則三者之裳皆合矣
由是推之齋弁與齋鞞同名爲齋則亦玄黃合色者也
冕服玄衣纁裳以象天地五冕皆用玄色之布覆其上
而纁其裏周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此朱字當是黃朱卽纁色也地色多黃純朱非所以
象地故古人象天地皆用玄纁如士昏禮納徵玄纁束帛聘禮竹簠方玄被纁裏又朱緹纁玄纁繫長尺絢組是也穀梁疏冕上玄下纁可知弁師朱卽纁也亦象天地之色而以上色爲主
則冠與衣仍自相合也齋弁旣以弁名其制必如弁弁
如兩手合抃之形見釋名無冕延之俯仰舊說謂齋弁如冕無旒又前後
平則不得纁其裏以象地故合玄黃以象天地之色而
玄多黃少以玄爲主又與玄衣相稱也士冠禮齋弁服

純衣鄭注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
絲耳夫冕服玄衣則爵弁服亦當玄衣同用絲亦必同
用玄也禮器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龍
袞黼黻是冕服則玄衣纁裳爲爵弁服可知爵弁之用
玄衣明矣鄭注士冠禮謂爵弁服緇衣不知緇與玄不
同詳間色說緇色純黑象水其色賤故朝服用之玄色青黑
象天其色貴故冕服爵弁服用之若用緇衣則不象天
而與朝服同色又無以別其尊卑皮弁尊於朝服爵弁又尊於皮弁豈
聖王之制乎爵弁與玄衣相稱其色自玄而微襍以黃
有如爵色故以爵名爾雅釋鳥鶡黃楚雀雀與爵同其色鶡

黑而黃有似於雀故名楚雀此爵色玄而兼黃之一證也

閒色說

嘗讀玉藻云衣正色裳閒色而知古人之服飾閒色非不用也蓋閒色有二一爲五行相克之閒色木克土爲綠其色青黃火克金爲紅其色赤白金克木爲碧其色青白水克火爲紫其色赤黑土克水爲駢其色黃黑

見五

藻疏皇氏說

一爲五行相生之閒色木生火其色青赤火生

土其色赤黃土生金其色黃白金生水其色白黑水生木其色黑青相克閒色服飾皆不用嫌其色之襍而尤

惡其陰陽克戰也相生閒色惟用黑青赤黃取其相生之美而尤貴其象天地也天色青而兼黑象之以爲服

色則有綦有幽書顧命四人綦弁鄭注青黑曰綦傳云

綦文鹿子皮非也綦一作騏詩曹風其弁伊騏毛傳騏騏文也

弁皮弁也孔疏馬之青黑色者謂之騏弁色如騏馬之

文也玉藻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鄭注綦文襍色也孔

疏顧命綦弁注云綦青黑色鄭風縞衣綦巾注云綦蒼

艾色是襍色也蒼爲青色蒼而艾則青而兼黑矣曲禮

蒼艾之青黑相襍也玉藻一命再命幽衡鄭注幽讀爲黝周禮牧

用幽牲幽亦讀爲黝是幽與黝通爾雅釋器黑謂之黝孫炎注黝

青黑色

見玉藻疏

說文黝微青黑色玉篇黝黑也微青色也

黝色黑多青少故其文从黑爾雅以黑解之其實黑而

兼青也地色黃而兼赤象之以爲服色則有纁有纁有

縗爾雅釋器一染謂之縗再染謂之赭

說文作經考工記注引作窺

三染謂之纁說文縗帛赤黃色經赤色纁淺絳也絳大

赤也鄭注士冠禮云凡染絳一入謂之縗再入謂之赭

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是大赤爲朱也

朱卽絳

詩斯干

朱芾斯皇疏引乾鑿度云天子朱芾諸侯赤芾鄭箋謂

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是赤爲黃朱也纁與赤略相

似赤中有黃故玉藻注以纁裳爲閒色

纁裳亦曰彤裳顧命麻冕彤裳

傳形纁也詩形弓傳形弓朱弓也蓋
對文則朱與纁別散文則朱纁通也 豳風疏云易下繫

黃帝堯舜坐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注天色玄地
色黃故玄以爲衣黃以爲裳象天在上地在下土寄位

于南方故裳用纁組一曰韎玉藻一命組韍鄭注組赤

黃之間色所謂韎也士冠禮韎韐注組韍也小爾雅云

散文通也左氏成公十六年傳有韎韐之跗注君子也杜注

韎赤色賈逵云一染曰韎是韎與纁同然天子朱韍諸

侯大夫赤韍士韎韐朱爲四入之色赤爲三入之纁以

此差之則韎非一染之纁當是再染之纁也爾雅郭注

纁淺赤今本作染赤詩疏引郭注作淺赤 說文經赤色杜氏以韎爲赤

說文以經爲赤則黼與頰相當司服韋弁服注黼韋以爲弁又以爲衣裳詩采芑箋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是黼可與朱通其非一染之縹可知檀弓練中衣縹緣蓋以縹色黃淡赤淺示卽吉之漸而又不類於吉也若黼色其赤已著吉服所用而以此爲飾則有似於純吉矣縹色自練中衣明衣裳褻服麻衣以外未有爲服飾者亦可知其非黼色也旣夕記明衣裳縹緋緡鄭注云一染謂之縹今紅也郭注爾雅亦以縹爲紅而說文云紅帛赤白色赤白在相克閒色之列古人絕不以爲服飾必非縹也鄭注檀弓云縹纁之類注褻服傳麻衣縹

緣云縹淺絳也則不以爲紅矣

既夕注
偶誤

急就篇注絳古

謂之纁

纁與絳相近
故得通言絳

縹爲淺絳其爲赤黃之色明矣纁

赤淡于縹縹赤淡于縹要皆赤黃閒色也此黑青赤黃
二閒色其用最多見於經而可據者也若相克閒色古
人未有用之者禮器天子之冕朱綠藻此與襍帶君朱
綠綠字皆當作蒼字解聘禮記所以朝天子纁三采六
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綠纁鄭注二采降於天子也三采
爲朱白蒼則二采當爲朱蒼而曰朱綠可知綠卽蒼也
祭義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夫青與赤謂之文
黑與青謂之黻考工記有明文此言爲黼黻文章則朱

緣之緣非青而何青卽蒼也

月令春衣青衣服蒼玉是蒼與青同也

緣近

於青故散文得與青通非青黃閒色也玉藻玄冠紫綬

自魯桓公始也此春秋尙紫之漸其後遂以紫衣爲君

服

左氏哀公十七年傳衛渾渾良夫紫衣狐裘太子數而殺之賈逵注紫衣君服

孔子因有惡

紫奪朱之言鄭注以爲蓋僭宋王者之後服誤矣然蓋者疑辭本非正解也緣與紫皆不可用其餘可知矣或

謂說文云黑而有赤色者爲玄豳風載玄載黃毛傳玄

黑而有赤也孔疏考工記鍾氏注玄色在緌緇之閒其

六入者與三入赤三入黑是黑而有赤也然則赤黑閒

色亦可以爲服矣不知以赤黑爲玄此舊說之大謬者

易言天玄考工記言天謂之玄是玄者天之色也天之
色其有赤乎且黑中有赤亦紫之類既不象天又爲水
火相克下服且不可用況可爲冕服之冠衣乎赤色屬
陽非陰幽之義又何可以爲齊服乎

周禮司服齊服有玄端

今案

天色實青而兼黑人所共見詩以天爲穹蒼穹言其形
蒼言其色也莊子云天之蒼蒼其正色邪道書天字作
靑言青氣爲天是天之色青也乾位西北又兼北方之
色故青而微黑也惟天色黑青故玄色亦黑青其證有
六周官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青圭禮東方是天色與
東方同覲禮方明者木也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

黑上玄下黃又云設六玉北方璜賈疏大宗伯以玄璜
禮北方知此亦玄璜也是天又與北方同色天色與東
北方同則玄之黑而兼青可知矣一證也玉藻君子狐
青裘豹褰玄綃衣以裼之鄭注凡裼衣象裘色綃綺屬
染之以玄於狐青裘相宜夫以玄衣裼狐青則玄之必
有青色可知二證也郊特牲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說
文玄幽遠也是玄有幽義幽與黝通黝爲黑而微青則
玄亦黑而微青可知三證也小雅何草不玄此言初春
之時草始生而色未正青尙有黑色白虎通所謂十三
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也

十三月
寅月也草色本青

青而兼黑故謂之玄

鄭箋以玄爲赤黑誤與注禮同

四證也陳氏禮書

冬玄冥有修與熙者蓋冬於方爲朔於色有青黑故月

令冬時車旂服物皆用玄五證也曲禮前朱鳥而後玄

武說者以玄武爲龜龜之色黑而微青六證也玄之爲

黑青明矣凡染采之法以黃爲質而入赤汁則爲緗爲

頰爲纁爲朱以赤爲質而入黑汁則爲紫爲紺爲緇爲

緇鍾氏疏纁入黑汁爲紺紺更入黑汁爲緇是紺緇皆

含也青而含赤色也說文云紺帛澹青揚赤色也釋名紺

疏不同案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鄭注素尚白青尚

黑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

人其所謂青者卽黑也說文云紫青赤色則青卽爲黑

明矣紺緇與紫一類但紫色赤多黑少與紅之赤多白

少相似故論語紅紫連文紺纁黑多赤少故論語紺纁
連文又孔子言惡紫恐其亂朱戴侗六書故謂紅紫色
之豔者是以知紫之赤多也說文以紺爲深青纁又深
於紺是以知紺纁之黑多也儀禮疏謂紺纁黑少赤多
非若以青爲質而入黑汁則爲綦爲玄爲黝黝玄色同
黑多青少

綦爲蒼艾色
青多黑少

是玄本無赤色也許鄭蓋以染玄必用赤

色爲質故謂玄黑中有赤豈染采皆必本於赤乎其亦
固矣又或謂玄卽黑也故玉藻謂衣正色若黑而兼青
則亦閒色矣荀子不苟篇若端拜而議楊倞注玄端朝
服也玄端與朝服通稱韋昭注國語亦
以玄端爲朝服朝服緇衣是玄
卽緇也說文緇
黑色不知敝文玄與緇通對文則玄與緇異
禮大記大夫玄冒士緇冒玉藻大夫玄華士緇辟等級

之差全在緇玄之別安得謂緇卽玄乎冕服玄衣纁裳以象天地昏禮納徵玄纁束帛以象陰陽玄兼黑青纁兼赤黃昭其稱也周髀算經天青黑地黃赤其明證也若玄色但有黑而無青則與纁不稱矣所謂衣正色裳閒色者以天色青黑玄衣黑而兼青與天正相似故曰正色地色黃易曰天玄而地黃纁裳黃而兼赤與地不正相似故曰閒色也豈必以純襍爲正閒哉或又謂天色本青多黑少而玄乃黑多青少地色本黃多赤少而纁乃赤多黃少似不足以法天地不知五行一曰水一天數也天之色玄黑二曰火二地數也地之色玄赤天陽也陽

生于冬冬屬水地陰也陰生于夏夏屬火天乾也乾位西北北屬水地坤也坤位西南南屬火且坎離者天地之大用也八卦圖乾坤退居四隅而坎離列上下而居正位此水火之色所以宐箸也坎上離下是爲既濟衣多黑而裳多赤有水火既濟之象焉又以青屬木而水則生木者也黃屬土而火則生土者也祭所以報本反始故祭服之色必重其所由生以示報本反始之義也此玄所以黑多纁所以赤多與或又疑五色以配五行白之一采何獨遺之不知玄纁所以象天地亦以象四時四時之色春青夏赤秋白冬黑而黃無正位祭爲吉

禮白非所宜故進黃而去白三大祭樂獨無商調佩玉
右徵角左宮羽而無商亦猶是也且赤白合而成紅旣
不象地又爲五行相克若赤黃白三采竝用則與黑青
不稱而亦不足以象地此白所以不用也繪纁則備五
采以法五行
古人制作之意淡矣

龍見而雩解

左氏桓公五年傳啟蟄而郊龍見而雩杜注以龍見爲
建巳之月蒼龍宿體昏見東方續漢志注引服虔注云
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是杜注本於服注月令
仲夏之月大雩帝鄭注以仲夏之雩爲非謂雩祭當在

孟夏與服杜同案月令孟夏昏翼中仲夏昏亢中一月之內中星不同仲夏昏亢中非必在月之首則月首當昏角中漢元嘉曆五月節昏角十度中五月中昏氏五度中角亢氏皆爲五月中星月令舉其中而言之然則角亢昏中在仲夏矣仲夏昏中星旣爲角亢則蒼龍七宿始得盡見龍角始見于正南龍尾始見于東方左氏龍見而雩正在此時若以龍指角亢以見爲四月昏見東方則大不合季春昏七星中角亢已見于東方矣何待孟夏詩小星箋心在東方三月時也三月心星且見何況角亢又安得謂四月角亢始見東方乎

莊二十九
年傳凡土

功龍見而畢務飛事也火見而致用火心星也九月時
角亢晨見東方心星次角亢而見三月與九月正衝九
月角亢大火晨見東方
則三月昏見東方矣 若謂見不必始見卽見于東方

已高亦得謂之見果爾何可以定時乎故知龍見是蒼
龍七宿盡見也四月蒼龍非始見亦未盡見則龍見非

仲夏而何龍見而雩與啟蟄而郊正相對魯郊以卯月

詳啟蟄而郊解則雩以午月明矣然月令言周之制郊以寅月

而雩以午月不正相對者蓋郊非專爲祈穀以始祖配

天是爲大報本反始其禮重雩爲百穀祈膏雨其禮輕

故郊在歲首孟月而雩則行於夏之仲月也且雩所以

祈雨仲夏之初百穀始盡種植如種稻必待刈麥陽氣

極盛待雨甚急宜于此時行之也祈穀宜在未種之先
祈雨宜在既種之後此不易之理也魯僭天子之郊雩
以郊禮重故降於天子一月雩禮輕故不降也諸侯亦有雩禮
但雩于山川不得雩上帝春
秋書魯大雩是雩于上帝矣左氏所論祀典以魯國言
魯制郊雩皆在夏正仲月與烝嘗之皆在孟月同故皆
相對言之先儒以爲魯郊在寅月因謂雩在巳月雖於
天象不合亦不致思而月令有明文亦不之信且以失
正譏之甚矣解經之難也

千乘之國出車考

論語道千乘之國古注解出車之制有二說包氏以爲

十井出一粢馬氏以爲百井出一粢班固荆法志所言
與馬氏合諸儒多主之鶡獨以爲不然孟子言天子千
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又言萬粢之國
千粢之家千粢之國百粢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是
千里出車萬粢百里出車千粢十里出車百粢也子產
言天子一圻列國一同圻方千里同方百里亦如孟子
之說以開方之法計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計有萬井
萬井而出車千粢則十井出一粢矣若馬氏說百井出
一粢則百里之國止有百粢必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乃
有千粢

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是一封之地

與孟子不合包氏合於孟子

是包氏爲可據矣哀十二年公羊傳注言軍賦十井不
過一乘此一證也馬氏之說則據司馬法鄭康成注小
司徒亦引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通三十家爲匹馬士一
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
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
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
士千人徒二千人賈疏通九十夫之地宮室塗巷三分
去一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是三十
家也案司馬法一書司馬法是齊司馬穰且所作未必真周公之制
所言與孟子子產皆不合信司馬法何如信孟子邪坊

記云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今謂大夫百乘地
方百里等于大國諸侯必不然矣或謂司馬法車乘有
兩法一云兵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一云兵車一乘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賈公彥以士十人徒二十人
爲天子畿內采地法以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畿
外邦國法此言千乘之國是畿外邦國也一乘車士卒
其七十五人又有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
人樵汲五人

此卽將重車二十五人
人也見杜牧孫子注

共一百人馬牛芻藁

具備此豈八十家所能給哉不知天子六軍出于六鄉
大國三軍出于三鄉蓋家出一人爲兵也又三遂亦有

三軍三鄉爲正卒三遂爲副卒鄉遂出兵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仲達成元年邱甲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徧徵境內賈公彥小司徒疏亦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于鄉遂猶不止徧境出之是爲千乘之賦然則都鄙固不出兵也江慎修云七十五人者邱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正與司馬法合此說得之鄭箋云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然凡舉大數皆舉所近者若是三萬七千五百人當言四萬不當言三萬也其答臨頌又以

爲魯頌言公徒三萬是二軍之大數兩解不定孔疏謂
僖公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已前無三軍也
是以荅臨頌之說爲確不知二說皆非也費誓云魯人
三郊三遂其有三軍可知此經言公車千乘千乘爲大
國是僖公時亦有三軍矣襄十一年作三軍蓋三子各
有一軍而公室無兵始改舊制故謂之作非本無三軍
也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是邱甸之法若三軍則然則都
鄙卽至出兵而調發之數惟用三十人豈八十家所不
能給哉至於丘乘之法八十家而具七十五人無過家
一人耳此但備而不用惟蒐田講武乃行蒐田之事未
有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則止七十有五又何不給之有
農隙講武正當人人訓練家出一人不爲厲民也若夫
車馬之費亦自不多古者材木取之公家山林而無禁

則造車不難馬牛畜之民間可給民用不過暫出以供
蒐田之用耳芻蕘則尤野人所易得者也且以八十家
而出一車四馬又何患其不給乎或又謂百里之國山
川林麓城郭宮室涂巷園囿三分去一三鄉三遂又不
出車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則三百
乘且不足安得有千乘乎不知百里之國以出稅之田
言非以封域言也孟子言頒祿正是言田其曰地方百
里者地與田通稱故井地卽井田也王制皆作田字百里以田
言則山川林麓以及涂巷園囿等固已除去矣頒祿必
均若不去山川山川天下不同則祿不均矣苟境內山

川甚多而封域止百里田稅所出安足以給用乎故知大國百里其封疆必不止此周禮所以有五百里四百里之說蓋兼山川附庸而言也孟子則專言穀土耳城郭宮室涂巷等雖有定數然亦非穀土則亦不在百里之內也先儒三分去一之說亦未必然孟子言方里而并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皆以井計數方里不必其形正方以方田之法算之有九百畝則曰方里地方百里等方字皆如是也然則百里之國不謂封疆其里亦非廣長之里矣孟子言一夫百畝而周禮有不易百畝一易二百畝再易三百畝之說蓋孟子言其略周禮則詳言

之也分田必均周禮以三等均之其說至當左傳井衍
沃牧隰皋鄭氏謂隰皋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是也
是則一井不必九百畝百里之國亦不必九百萬畝以
通率二井當一井當有一千八百萬畝矣此亦大槩言
田美惡不同其
通率未可定也孟子但舉不易之田而言故曰一夫百
畝大國百里也鄉遂之民皆受田則亦有車桑但其作
之之財受于官府故曰不出車非無車也夫如是百里
之國豈不足於千乘哉包氏之說可無疑矣

祖甲考

無逸祖甲鄭康成以爲祖庚之子祖甲也高宗欲廢祖

庚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久
爲小人僞孔傳則以爲大甲蘇東坡林三山真西山陳
新安輩皆從之蔡傳極辨孔說之非後儒猶以爲疑鶻
案鄭君之說最合經義僞孔謂大甲爲王不義久爲小
人之行在桐三年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依夫經文
明言不義惟王而僞孔乃言爲王不義顛倒其文以就
己意可乎旣言不義而又言爲小人之行不亦贅乎且
曰爲王則已卽位矣何得云作其卽位乎大甲在桐非
廢也卽廢而復立亦不得言作其卽位況未嘗廢乎僞
以自桐反亳爲卽位後人因此遂謂伊尹有廢立之事
爲權奸所藉口解經之誤其禍一至于此不可以不慎

也 上小人以儉邪言下小人以微賤言文義亦不相承

矣篇中小人凡入見不應一小人獨爲異說是僞孔說於經義盡悖其謬顯

然至于大甲無祖甲之名世次不在高宗之後可無論也惟周語云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史記殷本紀云祖甲立是爲帝甲帝甲淫亂殷復衰與周公所言不合自是可疑而大甲在三宗之列爲商賢主說者因以大甲爲祖甲今考竹書紀年沈約注云王舊在野及卽位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迨其末也繫荆以攜遠殷道復衰乃知無逸所言者據其始與中而國語史記所言者據其終也祖甲不終厥德與周宣

王相類毛詩盛稱宣王中興之美而周語乃云自厲宣

幽平而貪天禍以宣王與幽厲竝數亦猶是也

蔡傳謂國語傳

諛承謬旁記曲說不足盡信非也

學者可無疑於祖甲矣或又謂大甲

祖甲皆三十三年祖甲不終厥德大甲克終周公何以不舉大甲不知大甲三十三年見於邵子皇極經世書始未可信經言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而經世書乃謂庚丁二十一年帝乙三十七年與經不合又孟子史記皆有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而經世書無之其不足信明矣竹書紀年世次年數雖未可盡信

國語云商之享國三十一王今竹書只三十王左傳謂商祀六百而

竹書只四百九十六年竹書有外丙二年是亦未可盡信也實視經世書為優年仲王四年與

孟子合庚丁八年帝乙九年與尙書此篇合惟武乙三

十五年似未必然然為暴雷震外既不克善終則其壽

不足稱猶帝辛為亡國之主雖壽不足道也

其紀大甲元年辛巳十二年陟

是大甲享國不及祖甲遠甚故不舉大甲而舉祖甲也

祖乙盤庚亦皆賢君而周公不數者竹書謂祖乙十九

年盤庚二十八年壽雖不促而皆不及祖甲之年數故

亦略之也周公意主勸戒成王雖重其德亦重其年故

於商惟稱中宗高宗祖甲以其能知無逸而享年亦永

也祖乙盤庚雖有德而年不甚永武乙雖有年而無德故只此三人下文大王王季文

王竝稱抑畏而四人迪哲惟以文王與殷三君竝列正

以文王享國五十年其年爲甚永耳然則周公不稱大甲亦可無疑矣孟子言由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是武丁以後無賢君則國語祖甲亂之之說固自不謬而周公稱其無逸則亦自有德沈約之說自當總之祖甲失德僅在於末年統一生而論之究不失爲賢主金仁山通鑑前編但言爲人淫亂而不言其係惠庶民祖甲之受誣甚矣且國語惟言帝甲亂之而不言淫亂亂者亂其法度韋注謂亂湯之法非必淫亂也史記增加淫字其說亦誣竹書紀年謂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荆是祖甲末年特繫于荆耳必不至于荒淫無道也此周公所

以與中宗高宗竝稱與國語述始亂之人故特舉祖甲
非必祖甲之大無道也武乙射天暴虐已甚而國語不
及亦可知矣

王日一舉解

舉者殺牲盛饌也大牢少牢特牲皆可言舉不必大牢
也周官膳夫云王日一舉當是少牢玉藻云天子日會
少牢朔月大牢諸侯日會特牲朔月少牢降殺甚明可
知周官之王日一舉爲少牢也若日會大牢則朔月何
以加之朱竹垞謂朔月當兩大牢其說無據檀弓云國
亾君不舉玉藻云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君以諸侯言

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是特牲少牢皆可稱舉何必
大牢乎下文云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
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諸不舉承上日二
舉而言皆指少牢并包特牲少牢且不舉則大牢不言
可知也玉藻言諸侯特牲三俎祭肺而曲禮云歲凶君
膳不祭肺是諸侯歲凶不得日食特牲可知天子歲凶
不得日食少牢所謂大荒則不舉也大札與天地有災
邦有大故更可知矣若必以舉爲大牢則凶札有災大
故之時猶得日食少牢豈聖人克謹天戒之意哉然則
王日一舉之爲少牢明矣但經文鼎十有二物皆有俎

承王日一舉之下十二鼎當有三牲故先儒以大牢解之然與玉藻不合孔疏謂周官所言是周公所制之禮則玉藻豈異代之禮乎其說非也竊疑王日一舉原文在物皆有俎之下以樂侑食之上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二句與膳用六牲五句以類並列皆總言饋會之數非必日日備有此也天子日食黍稷稻粱四簋至朔月加以麥苽是六穀非每日常會其餘皆然則十二鼎非每日所有可知矣以樂侑食膳夫授祭每日皆有之故其文承王日一舉之下也後儒過信周官反以玉藻爲非周制其亦未之思耳

顏子三十二歲辨

家語謂顏子三十二而卒後儒皆信之鶚案史記弟子
列傳云顏回年二十九髮盡白早歿二十九乃其髮白
之年其歿年無記家語出王肅偽撰不足據也論語記
弟子從於陳蔡者十人首紀顏淵考孔子厄於陳蔡在
魯哀公四年江慎修考孔子年六十二孔子生于魯襄
公二十一年時顏子年三十二尙未卒也史記謂孔子生于襄公二
十二年厄于陳蔡在哀公
六年是時孔子年六十三
則顏子年三十三尙存矣伯魚年五十卒在哀公十二
年孔子年七十而論語記顏淵歿顏路請子之車以爲
之椁子曰鯉也歿云云是顏子歿在伯魚之後矣王肅

以鯉也。夙爲設事之辭，豈理也哉？公羊傳云：顏淵夙子，曰噫天喪子。子路夙子曰：噫天視予而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三事連敘，皆當在晚年。其時相去不遠，獲麟在哀公十四年。明年子路夙于衛，顏子之卒當卽在獲麟之年。故公羊與獲麟並舉，其敘子路之夙，先于獲麟者，以子路與顏淵爲對偶也。檀弓云：夫子之喪，顏淵若啜菽而無服，啜子路亦然。蓋顏淵子路比年而卒，故並舉之。不然，伯牛在德行之科，自牖執手，夫子所深歎惜，豈啜之不若子哉？何爲以子路與顏淵並舉，而不及伯牛也？

伯牛蓋早卒，其時與顏淵不相近，故不及之。

顏子之卒，與子路相近而

稍先其在獲麟之年可知時孔子年七十二顏子少孔

子三十歲則其年四十二也古三四字皆積畫每多互

譌此蓋四譌爲三也然安知其非少孔子四十歲耶

毛西

河謂少孔子四十歲孔子五十二歲始仕爲中都宰不復設教洙

泗是顏子從學當在孔子五十一歲以前若顏子少孔

子四十歲則其年甚幼何能升堂而入室乎是顏子少

孔子三十歲固自確也少三十歲旣確則非三十二而

卒明矣閻百詩不知三十二歲之誤而改少三十歲爲

三十七謂生于昭公二十八年卒于哀公十二年非也

江慎修謂卒于哀公十三年則少孔子二十九歲亦非

也先儒考核不精致使大賢壽數減卻一秩

十年爲一秩見容齋

隨筆其失豈淺鮮哉鶚故辨而正之

孔子自衛反魯考

史記孔子世家魯哀公六年孔子自楚反衛十一年自衛反魯是在衛五年也年表及陳衛世家魯哀公六年孔子在陳十年自陳入衛十一年反魯則在陳四年在衛止一年蘇子由古史主孔子世家夏洪基江慎修著孔子年譜亦從之邵子皇極經世溫公甲子會紀金仁山通鑑前編主年表及陳衛世家迄今無定論鶚案孟子謂孔子之於人國未嘗有所終三年淹卽繼云于衛

靈公際可之仕于衛孝公公養之仕

朱子云孝公則必即出公輔也

則必

無在衛五年之事矣定公十三年孔子去魯適衛十四年去衛過曹適宋適鄭適陳在陳二年哀公元年去陳適衛次年去衛適陳在陳又二年哀公四年自陳還蔡五年在楚之蔡地六年自楚反衛

江慎修考定如此

皆未有二

年淹于一國者也何以出公之時獨淹留于衛而至五年之久乎顯與孟子不合且論語記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不知所以裁之此已有反魯之意必在末年史記敘於哀公三年季康子召冉求之時然此時孔子志在用世必不發此歎也末年將反魯有

歸與之歎則必有在陳之事但年表及陳衛世家謂在
陳四年亦與孟子不合矣竊謂孔子晚年自衛適陳又
自陳適衛乃自衛反魯五年之間往反陳衛二國與哀
公初年正同蓋六年自楚反衛其自衛適陳當在八九
年閒十年自陳反衛十一年乃自衛反魯也如此則在
衛在陳皆未終三年淹也朱子論語集注謂魯哀公十
年孔子自楚反乎衛豈孔子不久居于衛而顧久居于
楚乎其亦誤矣

朱子多引史記孔子世家此注本
世家之說或六字誤作十字也

求古錄禮說卷五

臨海誠齋金鶚

招搖在上解

曲禮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注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孔疏以招搖爲搖光釋文亦云招搖北斗第七星鶚案史記天官書北斗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一爲天矛星經玄戈一星在招搖北一曰天戈玄戈卽天鋒也又云招搖一星次北斗柄端主兵芒角動則兵起然則招搖在搖

炎之端非卽搖炎也文選張平子西京賦建玄戈樹招搖薛綜注玄戈北斗第八星名爲矛頭招搖第九星名爲盾今鹵簿中畫之於旗建樹之以前驅李善注引禮記招搖在上及鄭注解之蓋北斗原有九星之稱劉向九歎訊九魁與六神王逸注九魁謂北斗九星是也以九星言之則招搖可通稱搖炎以七星言之則招搖爲在北斗杓端其說一也淮南子時則訓孟春之月招搖指寅高誘注招搖斗建是則招搖又爲北斗杓三星之統名矣又案周官司常日月爲常交龍爲旂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夫交龍爲旂卽左青龍也熊虎爲

旗卽右白虎也鳥隼爲旗卽前朱鳥也龜蛇爲旒卽後

玄武也然則日月爲常卽此招搖在上矣

江慎修羣經補義亦有此

說但未言日月爲常卽招搖在上也

何以知之左氏桓公二年傳臧哀伯

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杜注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

象天之明鄭注司服云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旂旗若然

大常當有星其星必畫北斗漢書三統厯譜三辰之合

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則三

辰謂日月北斗

三亮之星當是五星以其亮耀次於日月也三辰之星當是北斗以辰訓爲時

北斗可以正時並於日月也

大常所畫之星非北斗而何斗爲帝車

運於中央臨制四鄉亦天子之象也大常爲天子之旗

其畫北斗空矣

穆天子傳天子葬盛姬有七星之旗七星卽北斗也

大常天子所

建以祀者而治兵大閱亦載之則行軍亦必載之矣詩

六月載是常服傳云日月爲常毛公以宣王親征故以

常爲大常可見天子行軍必載大常也

鄭箋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鄭

君謂宣王不親征故以常服爲韋弁服其說自優於毛然卽毛說亦可見天子行軍必載大常也

王親

征必在中軍中軍號令之所出前後左右皆視之以進

退大常有北斗星主指四方爲號令之主招搖天鋒又

各主兵則載之正空然不曰在中而曰在上者何也廣

雅云天子旌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所謂高九仞

者卽大常也大常高於諸旗則在上矣日月星皆畫於

首招搖又在北斗杓端故曰在上也斗柄有在上者亦有在下者夏小正正月初昏斗柄縣在下六月初昏斗柄在上此云招搖在上者蓋畫如六月初昏也九星並畫而獨言招搖者固舉其端以該其餘亦以招搖主兵所指則殺伐故曰急繕其怒也考工記龍旗九旂以象大火也鳥旗七旂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旂以象伐也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大常十二旒何以象日測北斗郊特牲云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是知大常亦然日月周行十二次北斗旋指十二辰十二旒所以象之也左氏謂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惟天子有之非大常不

禮記五
卷五
得有招搖星非王親征不得載大常解此則經義了然矣

學制考

大學小學之制說者不一皆未有確論也鄭孔謂殷制小學在國大學在郊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郊又謂諸侯小學在國大學在郊天子大學在國小學在郊鄭又謂四代皆大小二學爲國學其立鄉學亦如虞庠爲三又謂周天子立虞夏殷周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陳祥道謂周天子立四學辟雍卽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皆大學虞庠在國之西郊爲

小學是周大學有三小學止一也陸佃謂東膠虞庠郊學也皆小學也又謂小學在王宮南其大學在郊非東膠虞庠是周小學有三其大學則一也又鄭謂周大學曰東膠在王宮左辟雍在西郊劉向謂辟雍與宗廟明堂列王宮左右張子謂小學在王宮之左右大學亦在國中無在郊之理所謂大學在郊者卽郊學對小學而言大耳或謂郊學有四分居四郊鄉遂所升諸侯所貢皆入焉是謂天子小學在郊并王宮南之小學凡五學大學在國中亦備五學之制是小學大學皆五也鶚案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

侯曰頓宮但言天子大學與諸侯異名未嘗言與諸侯異地則天子大學亦在郊小學亦在王宮南之左矣下文云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四郊今本作西郊非也北史劉芳傳引作四郊祭義天子設四學注云四學周四郊之學也孔疏引皇氏云四郊虞庠西爲四之譌明矣此二庠二序二學東膠虞庠皆大學也虞庠特別之曰四郊明其與上文大學在郊不同處也鄭誤以二郊爲一又誤以養國老者爲大學養庶老者爲小學故注云虞殷大學在四郊小學在國中

王宮之東夏周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小學在四郊而

注上文小學大學亦以爲殷制也

孔疏以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

學知右學小而左學大也若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郊亦具下文故知非周也

大戴禮云古者

王子年八歲而就外舍

小學在王宮之南故曰外舍

學小藝焉履小

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白虎通云八

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

尙書大傳云使公卿大夫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入小

學見小節踐小義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餘子年十五入小學年十八入大學鄭注王制但引餘子二句

案曲禮云十年曰幼學是小學也論語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是大學也然則入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通貴

賤之制也蒙養之功全在幼時至十三則遲矣十五則尤遲矣大傳之言殊謬

是小學大學以

年而分王子八年甚幼豈可入西郊之小學乎小學必

在宮南之左天子諸侯所同亦四代所同也經典單言
學者必是國學之大學孟子云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學則三代共之是鄉學不稱學而國學專稱學也學記
云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王制上言耆老皆朝
於庠下言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亦可
見國學專稱學也家塾卽小學稱爲塾而不稱爲學王
子所入之小學大戴禮謂之外舍是小學不稱學而大
學專稱學也其曰鄉學小學者乃通稱非正稱也鄉學小學
雖有學之名而不得單稱學此所以爲別也王制云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
國七十養於學鄭注云國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左學大
學在郊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般

制明矣案王制所言皆周制鄭以爲殷制殊爲曲說別學於國則學不在國中可

知養於國是國中小學則養於學是國外大學可知上文所謂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正與此互證明

大戴禮云大學明堂之東序也又云明堂外水爲辟雍

韓詩說天子立明堂于辟雍之中賈誼言三王大學曰

辟雍是大學與明堂同處明堂在南郊三里詳明堂考故曰

大學在郊也國以向南爲正故惟南郊可專稱郊祭地

必言北郊而祭天直言郊郊特牲云於郊故謂之郊此其一證故大

學在郊不必言南也明堂自古有之必當在國之陽以

象大微在紫微之南詳明堂考則四代大學皆必在南郊矣

諸侯雖無明堂大學亦當在南郊以向南爲正也明堂在丙巳之地大學在其中則當國南之左與小學在王宮南之左正相合也天子大學凡鄉遂所升諸侯所貢皆入於此其人最眾故立五學以居之又學必習射天子虎侯九十步則其地必寬廣此大學所以在郊也樂記言武王櫜軍而郊射射必在大學又大學在郊之一證也文王世子云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至日至則其地必遠可知不在王宮之左矣下云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東序卽東膠所謂周人養國老於東膠

也天子視學在辟雍之中而養老則在東序東序亦大學也祭義云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會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耕藉朝覲皆在南郊明堂則會三老五更亦在明堂中可知此又大學在郊之一證也

鄭注文王世子謂天子視學在虞庠之中事畢反國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注祭義謂而學而

郊之學周之小學也皆非

說者泥國學之名遂謂大學必在國中不

知國之稱不一有以境界言者如曲禮入國而問俗大夫士去國是也有以城內言者如周官考工記國中九

經九緯曲禮入國不馳是也有以郊內言者如孟子國

中什一使自賦爲阱于國中是也

郊有關闕有門如城門然故城內謂國中

郊內亦謂國中大學在近郊三里居郭門之內去國城甚近其

外乃爲六鄉可不謂之國學以別於鄉乎且國學之稱

亦不專以地言也一鄉之士所入謂之鄉學一國之士

所入謂之國學則不必正居國中而亦可謂國學矣古

者天子立五學以法五行猶朝廷有五官

詳五官考

明堂有

五室也諸侯殺於天子立三學以法三才

天子諸侯每降殺以兩天

子小寢五諸侯小寢三天子五官諸侯三卿皆是

文王世子云王乃命公侯伯

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子東序是諸侯有東序矣有東

序則必有西序併其中領宮爲三陳氏謂天子大學止
有辟雍東序瞽宗三者是與諸侯無別矣文王世子謂
學干戈羽籥皆于東序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則上庠當
與東序瞽宗同在一處不得在四郊而別爲小學且上
庠虞庠其名亦自不同庠在北故稱上庠凡位以北爲上南爲下也
若在四郊何以稱上庠乎如謂周無上庠而但有虞庠
在四郊則所謂書在上庠者何所指邪董子謂五帝之
大學曰成均而三王之大學曰辟雍則辟雍非成均矣
五學以辟雍居中爲最尊成均在南亦尊承師問道必
在辟雍見大戴禮辟雍之尊可知大司樂總五學之教而教

樂德樂語樂舞必於成均

教之以樂則陶鎔氣質各得其平而德無不成故其學名

爲成均

成均之尊亦可知故統五學可名爲辟雍亦統五

學可名爲成均大司樂云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

政此成均乃五學之通稱也

大司樂樂官之長卽教官之長所教必不止一南學

五學通稱

明堂爲正南一堂而五室可統稱爲明堂亦猶是

也然別而言之則成均自是南學之名不可泥大司樂

之文遂謂成均卽辟雍也項安世謂周於近郊竝建四

學虞庠在北夏序在東商校在面當代之學居中南面

三學環之其地曰郊言其象曰辟雍此說勝於陳氏

而亦有誤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

序也。瞽宗殷學也。頓宮周學也。又祭義云：天子設四學。項氏蓋據此文，不知魯雖僭立四代之學，實與天子不同。魯無明堂而爲頓宮，頓之爲言半也。故缺南面一學。天子大學在明堂中，明堂外水園如璧，有四門，則四面皆宐有學，不應獨缺南面也。五學見於大戴禮賈子新書，灼然可據。

竝詳明堂考

祭義謂天子設四學，蓋舉四面之

學而略。正中大學猶毳服，小記言王者立四廟也。

詳天子四

辨廟下云：當入學而大子齒，其意可見矣。舜雍爲承師問

道之所，非學士所居，士所居者四面之學也。大子與學士齒，必在四學之中，故祭義但言四學，非謂天子止四

學也易大初篇云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
夜入北學亦以天子自居辟雍之中而隨時入乎四學
耳鄭注祭義以四學爲四郊之學亦非也上庠東序此
庠序與鄉學名同而實異虞國學有曰庠而周鄉學曰
庠夏國學有曰序而商鄉學曰序然曰上庠曰東序鄉
學竝無此名項氏改瞽宗爲商校似欲合鄉學國學爲
一名殊不思校爲夏之鄉學非商學也其說頗謬陸佃
謂天子五學於一處竝建辟雍居中南爲成均北爲上
庠東爲東序西爲瞽宗鄭錫說亦然其說視諸家爲優但不
言在明堂之中猶爲缺略蔡邕盧植穎子容高誘皆謂

辟雍明堂同在一處與大戴禮韓詩說合蓋明堂東門之外有東序西門之外有瞽宗南門之外有成均北門之外有上庠中有辟雍在明堂之左逸禮有王居明堂禮意王者四時必居明堂數日

月令每月居之特於此告朔耳

其居明

堂時必當徧觀諸學故易大初篇有旦莫晝夜入四學之說若非居明堂安得莫夜入之乎或者不知王居明堂之禮因謂大學在國中其亦未之思耳五學之制不始於周有虞氏有上庠下庠上庠在北下庠在南

東面不可

言上下故知在南北

南北有學則東西亦必有學可知夏后氏有

東序西序殷人有右學左學東西有學則南北亦有學

可知其中大學虞曰成均夏殷曰辟雍蓋皆在明堂之中故皆有五學也但虞四學或皆謂之庠夏四學或皆謂之序殷四學或皆謂之學而加上下左右以別之周則兼用異代之名所以爲異耳又周人養庶老不於瞽宗而於四郊謂之虞庠庠取養老爲義其名創於虞故名虞庠以別於辟雍之上庠也此卽鄉學之庠六鄉在四郊內四郊皆有庠爲鄉學之士所居而庶老亦於此養焉非鄉庠之外又有郊學名虞庠也或以虞庠別爲郊學爲秀士貢士所居其說無據王制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

士夫曰升之司徒則未有學以居之可知鄭注云升之司徒移名於司徒也孔疏移名於司徒其身猶在鄉學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則身升於大學非惟升名而已據此則鄉學卽升之大學竝未有由鄉學而升之郊學由郊學而升之大學者也諸侯貢士亦在大學射義云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射宮卽辟雍也詳明堂考尙書大傳云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則所舉不多大學足以容之矣何必又設四郊之學乎且學必有師鄉遂之學以鄉大夫州長等爲師大學以大司樂樂

師等爲師四郊之學以何人爲師乎若謂大司徒爲師
四學各居一方以一人而兼教之必不及矣況司徒掌
天下之教典以及九州土地之宜人民之數其任最大
豈得爲學士之師乎然則鄉學國學之外別無郊學明
矣天子諸侯小學皆在宮南大門內之左中門以內路
門之外則有宗廟不得爲學也詳廟在中門內說 師氏掌小學
之教係氏副之由大門內入學必由闈門故係氏使其
屬守王闈正以大門之內凡民皆可至故守之勿使人
盡入學也師氏又以嫩詔王故居虎門之左司王朝以
治朝在虎門外也虎門卽路門 或據此文遂謂天子小學在

虎門之左居王宮正東諸侯不於正東者避天子也不知經文但言師氏居虎門之左未嘗謂小學在虎門左也小學爲王子所居而師氏係氏言教國子者卿大夫士之子固各在其家塾卿大夫士家塾亦當在大門內之左而其適子之俊秀者亦得入王宮小學所謂國之貴遊子弟學焉者也師氏係氏爲天子之師係故其位爲大夫大師大保爲天子之師係故其位爲三公天子事師於小學天子事師於大學尊卑判然鄭注以師氏係氏卽大師大保誤矣至於鄉遂之學以閭里之塾爲小學二十五家爲一里共一巷巷首有閭閭之內有塾所謂家有塾也尙書大傳云大夫士致仕還

老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歲事既畢餘子皆

入學又云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

鄭注上老父師

也庶老少師也

據此是一里之中小學有二也黨有庠州有序

鄉有校

左傳云鄉人遊於學校

皆鄉學中之大學也通而言之皆

曰庠王制云命鄉簡不率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此

鄉校稱庠也鄉飲酒禮州長黨正皆行之而記言拜迎

賓于庠門之外此州序亦稱庠也孟子所謂周曰庠也

周之鄉學本皆曰庠而欲備三代之名故鄉又名校而

州又名序夏尊於殷殷尊於周故鄉取夏而州取殷黨

則從當代之名也周之國學本皆曰學而欲備歷代之

名故有東序瞽宗等號四面以南向爲尊故取五帝之學名次北爲虞次東爲夏次西爲殷而以當代之學居中爲主其義亦猶是也

朝位考

天子朝位見於周官司士射人朝士諸職諸侯之朝位不見於經曲禮疏據燕禮及大射云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謂諸侯無三公及諸侯當同燕禮大射之位江慎修從其說而爲之圖因謂諸侯之朝以阼階前面面之位爲尊學者信之鶚竊以爲非也朝位之最尊者北面其次東面其次西面

曲禮疏云凡朝三公北面者以其貴臣答王之義也蓋君

南面北面正與君對故其位爲最尊東面向陽故亦尊
古者賓必東面同牢禮夫亦東面皆所以尊之也禘祫大祖東向其義亦然西面向陰則不

尊矣燕禮大射之位非朝位也燕禮以大夫爲賓故卿

轉西面而大夫少進仍北面以將爲賓故尊之使與君

相對也

燕禮云公爾卿卿而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卿注云爾近也移也揖而移之近之也大夫

猶北面少前

卿西面而士東面者以君在阼階東南南鄉卿

尊故得近君而待君之揖士卑君不揖之故遠立於西
方也朝位必辨尊卑豈得如此若然則卿本最尊而反
屈於大夫并屈於士大夫非重臣而得與君對有是理
乎諸侯三朝之制皆與天子同而朝位何獨大異也竊

謂諸侯朝位卿北面有孤者亦然

上公之國有孤一人

大夫東面

士西面蓋諸侯之孤卿猶天子之三公大夫猶天子之

孤士猶天子之卿大夫故其面位同

司士掌王治朝其位王南鄉三公北

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

外朝無諸侯其位當不異於治朝

天子外朝有諸侯故其位與治朝異諸侯不純臣有賓

道

白虎通云王者不純臣諸侯何尊重之以其列土傳子孫世世稱君南面而治故異眾臣也

故東

面以尊之而以卿大夫與孤同列西面也天子治朝之

位羣士分列東西而遠處孤卿大夫之下不與並列何

以知之司士云士有_三揖凡言有者或四有或兩有皆

不止一方考工記國有_三門司儀宮有_一門謂四有也

此云士旁三揖謂兩旁也士所以分列兩旁者以東方
既有卿大夫若以羣士畢列於其下則東方之官甚多
而西方無人殊爲不稱況王朝之大夫士最眾聚於一
方亦恐不能容矣左氏春秋傳云三揖在下知其遠在
孤卿大夫之下也東面者雖尊位而遠處於孤之下近
於應門亦可以見其賤矣鄭君司士注云羣士位東面
王西南鄉而揖之此亦據燕禮而云然不知東面爲尊
位士何得尊於卿大夫而與孤同且如此則左右不稱
而偏在一方又何得謂士旁三揖乎

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王族故士虎士

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左右皆相稱若東面有羣士而西面無人則不稱矣其誤

明矣

射人朝位與司士同鄭注云燕禮曰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大射亦云

則凡朝燕及射臣見于君之禮同是知鄭據燕禮而誤也

射人亦掌治朝

司士爲主射人則輔

之

其位與司士同不言士者以其賤故略之鄭注云此

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然經文明言掌國之三公孤

卿大夫之位是謂朝位之法未嘗言射位也下云以射

法治射儀乃言射事耳此經所言射當是大射非賓射

也而云士以三耦射豢侯射位明有士矣

大射禮于五十此云士以

豢侯其爲大射甚明下文云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

侯是經文又明言大射矣大射用獸侯豢是獸名又可見是大射矣先鄭以三侯爲虎熊豹主大射說是也若賓射則當用采侯矣後鄭以爲賓射非是

經又

云諸侯在朝則皆北面此謂治朝也朝位以北面爲尊

諸侯與三公同北面所以尊之賈疏謂諸侯南面之尊故屈之從三公位非也所以異於外朝者外朝非常朝詢國危國遷立君

見小司寇職

此等大事必廣集諸侯公侯

伯子男與羣吏皆至其人眾矣而三公之後有州長百

姓其人尤眾

小司寇云致萬民而詢下云百姓即萬民也朝士則謂之眾庶孟子言民爲貴外朝

爲詢萬民而設故百姓北面正與王對可見王者重民之意也州長爲鄉遂之官與民最親率其民而至故與民同面位然則萬民亦鄉遂之民焉耳若諸侯亦北面不能容矣北面面

面之人皆眾而東面止有三孤又不稱矣故諸侯東面不北面也治朝每日常朝多無諸侯其朝位如司士所說若有諸侯來朝與王臣同行朝禮則與三公皆北面

如射人所說也此諸侯或一二人或三四人若外朝之公侯伯子男畢至又三公之後無州長百姓故諸侯得與三公北面也若諸侯亦東面則西面之孤卿大夫最多而東面或止一人則不稱矣況此諸侯在朝是入爲王臣者與外朝之爲賓者不同若列於西方亦非所宜也可知射人所言諸侯之位正治朝之位也鄭注謂諸侯來朝而未歸王與之射於朝者皆北面是不以爲正朝之位抑又誤矣

司士詳士而略諸侯射人詳諸侯而略士二文詳略互見

小司

寇與朝士同掌外朝所言朝位皆同

小司寇爲主朝士輔之

小司

寇但言羣臣而不言孤卿大夫言羣吏而不言公侯伯

子男其文略耳

小司寇詳其所詢之事而略其人朝士詳其人而略其所詢之事二文亦詳略

互羣吏本百官之稱

大宰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下云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是羣吏

即百官也小宰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又以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宰夫掌治朝之法敘羣吏之治皆以百官爲羣吏而在諸侯之後蓋諸侯之臣從其君而朝王也鄭

注以羣吏爲府史不知府史是庶人在官者諸經皆謂

之庶人

宗伯庶人執鷩士相見禮庶人見于君夏書庶人走孟子庶人以旃皆謂府史胥徒也其

職最賤不得謂之羣吏

小司寇司刺別羣吏於羣臣似羣吏爲府史胥徒不知羣臣是

在朝之臣羣吏則鄉遂都鄙之官也總之古者官即吏自秦漢以後始謂庶人在官者爲吏而吏與官異矣

且府史是王朝百官之府史何以屬於諸侯而立於其

後乎則羣吏非府史明矣朝士以羣士與羣吏對小司

寇以羣臣與羣吏對是羣臣卽羣士也

羣臣本百官之通稱然與公卿

大夫對言之則羣臣專爲士也中庸以羣臣與大臣對言而云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下又云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是羣臣爲士明矣羣臣爲百官之稱而又鄭注以稱士猶羣吏爲百官之稱又以稱鄉遂小吏也鄭注以羣臣爲卿大夫又云其孤不見抑又誤矣

孤卿皆大臣鄭旣以

卿爲羣臣則孤亦可謂羣臣何謂不見乎

至於諸侯朝覲其位則與常朝異

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此朝無王臣但以五等諸侯分爲東面面諸公尊故東面諸侯卑故西面若有伯子男財公侯東面伯子男西面若無諸公則侯伯東面子男西面或無子男則諸侯東面諸伯西面皆

可推而知矣會同爲大朝觀其朝位又異詳於禮記明
堂位篇然其所言朝位於禮不合諸侯阼階之東西面
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西面尊於東面考之
諸經皆無此禮子男在門東西面似乎太遠於王而得與
三公同北面則又太尊矣竊謂明堂朝位諸公中階前
北面侯伯西階西東面子男阼階東西面斯尊卑各得
其序也夷蠻門東西面戎狄門西東面以其疏遠且賤
故位於門而在門以內得以見王自合朝位之法若在
四門之外去明堂遠甚豈有若此之朝位乎在朝惟天
子南面乃云五狄南面東上是疑於君矣亦朝位所無

者也九采之國孔疏以爲九州之牧夫周禮八命作牧
爲一州諸侯之長其尊近於上公則與諸公同位於中
階前北面東上而少後於公可也乃遠處應門之外雖
曰北面亦不見其尊矣大抵此篇多荒謬之說不足據

也

逸周書王會圖云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
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其謬妄與此同周

官司儀云將合諸侯爲壇三成宮旁一門公於上等侯
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又云王南鄉土揖庶姓時揖異
姓天揖同姓蓋諸侯皆北面也此言會同之禮爲壇以
盟其位如此覲禮云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
濶四尺壇三成每
成濶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又云公侯伯子男皆

就其旂而立此卽司儀會同之禮也其位當與司儀同
與明堂朝位迥異鄭注乃引明堂位解之殊不知此會
同在壇上非在明堂中也混而一之抑又誤矣若夫內
朝之位又與外朝治朝不同其法不詳於周官惟文王
世子云公族朝于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
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又云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
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是內朝
竝無異姓鄭注大僕云燕朝朝于路寢之庭王圖宗人
之嘉事則燕朝曰宗人則皆同姓矣但云東面北上其
文未明凡朝位必左右竝列爾雅釋宮云兩階閒謂之

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二句相承明指內朝路寢庭蓋
三朝惟內朝有堂階也又庭者堂下之地凡言庭者皆
廟寢堂下也聘禮云公揖入立于中庭又云擯者進中
庭又云宰夫受幣于中庭又云大夫降中庭此謂廟堂
下之庭也燕禮云賓入及庭又云司正洗角解奠于中
庭此謂路寢堂下之庭也若治朝外朝皆無堂則亦無
庭而名之曰廷所謂朝廷也庭與廷字有別說文云庭
宮中也廷朝中也庭有堂故其文从广廷無堂而但爲
平地故其文从彳然則路門以外不得謂之庭矣鄭注
文王世子云外朝路寢之門外庭非也

江慎修云治朝
外朝皆平地爲

庭戴東原云古字庭本作廷又云外門至中門百步之庭曰外朝中門至路門百步之庭曰內朝皆沿鄭說之

謀治朝外朝既無庭則所謂中庭之左右曰位者必內

朝也

下云門屏之間謂之宇方指治朝則上二句指內朝明矣但庭既在堂下而釋宮又云堂下謂之步

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是庭不在堂下而在門外與諸經不合蓋此庭字本作廷譌爲庭也若羣臣

皆列西方而東面則有右無左不成朝儀矣夫內朝既皆同姓則當敘昭穆公族在宗廟之中如內朝之位宗廟必敘昭穆則內朝亦必敘昭穆可知羣昭列於西階下東面羣穆列於阼階下西面東面向陽故爲昭西面向陰故爲穆禘祫之主羣昭南向羣穆北向其義亦猶是也然則文王世子所謂東面北上者本當云東西面

北三省文便讀耳舉昭以該穆猶中庸舉上帝以該后

士也

或疑內朝亦有異姓故公族東面北上然同姓若與異姓同朝當在阼階下西面如宗廟之中同姓

皆列阼階下西面異姓皆列而階下東面此不應同姓東面也然則東面當作東西面明矣

鄭君於

此無注孔疏乃云公族內朝則西方東面北上非也內

朝不序爵卽有三公諸侯亦分列左右故無北面之位

諸侯得與天子同也鄭注射人引燕禮卿大夫士面位

謂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賈疏謂天子諸侯朝燕

射三者位同江慎修從其說抑又誤矣

江氏又謂君視內朝有四事一

爲與宗人圖嘉事一爲與羣臣燕飲一爲君臣有謀議臣有所進言聘禮君命使亦在此一是羣臣夕見不知惟圖宗人之事則視之其餘三者皆非朝禮聘禮命使當在治朝下文夕幣言布幕于寢門外則命使亦在治

朝明矣

曲禮云君子下卿位此位當在治朝三朝以治朝爲正每日朝於此其位有常治朝必序爵卿大夫士有等可知卿位必在此矣君子指諸侯諸侯之臣卿爲最尊不可不敬故但下卿位卿位在中廷北面君出入必由中道則過卿位矣鄭注云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也不知內朝皆公族無所謂卿位燕禮所言並非朝儀而謂下卿位在內朝抑又誤矣

君登車當在中門之外中門內有卿位兩

旁又有宗廟社稷不可乘車故曲禮又言國君下宗廟也雖天子亦空然鄭注樂師謂天子登車于路寢庭非也

朝位爲大典攸關而一向舛錯未有能正之者故詳考而明辨之如此

諸侯外朝在庫門外辨

周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鄭注云天子五門外朝在

庫門之外是在皋門之內也

先鄭注謂外朝在路門外誤甚

然天子實

亦三門天子曰皋應路諸侯曰庫雉路

本戴東原說

天子外

朝在皋門內則諸侯外朝亦當在庫門內矣聘禮疏謂

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此說非也案朝必有門門與朝相

對爾雅釋宮云正門謂之應門郭注云朝門大雅云迺

立應門毛傳云王之正門曰應門鄭注考工記應門亦

以朝門言之惟門與朝對故正朝之門謂之正門又謂

之應門者以門與朝相應且明王者之治必應乎天人

也內朝之門謂之路門以與路寢相對也故亦曰寢門

禮弓自寢門至于庫門

外朝之門謂之皋門皋與郊聲相近宮之

有皋門猶國之有郊門

路門猶城門應門猶郭門皋門則猶郊門矣大雅皋門有仇毛

傳訓皋門爲郭門皋郭聲亦相轉也

可見其與外朝相應矣且皋之爲言

告也

說文皋从白从夨引周禮詔來鼓皋舞皋告之也

外朝詢萬民所以告之

故外朝門謂之皋門其義尤明諸侯正門謂之雉門以

雉門與治朝相應雉治聲同也又八卦離爲雉人君向

明而治象取諸離也

見易繫辭傳

外朝門謂之庫門庫藏兵

革以備非常外朝詢國危國遷亦爲非常之事其義正

相應矣夫然外朝在庫門內斷斷然矣若在庫門外則

朝不必有門何以解於正門爲應門之說乎內朝治朝皆有門而外朝何獨無門乎又朝必有廷所謂朝廷也廷必有門以限之天子廷皆百步考工記市朝一夫夫百步也

本鄭注蓋據司馬法步百爲畝畝百爲夫也

內朝謂之庭治朝外朝

皆謂之廷堂下至路門百步內朝之庭也路門至應門

百步治朝之廷也應門至皋門百步外朝之廷也

本戴東原

說

諸侯三朝與天子同亦宐有廷若外朝在庫門外是

諸侯外朝獨無廷矣無門無廷何得謂之朝乎外朝雖不常御然亦君之朝廷不可褻慢故必在門內設闈人以守之周官闈人王宮每門四人是外門亦有守也又

云褻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自皋門以內卽是王宮曰不入宮則外門有守明矣

但中門之禁較嚴故特言中門非謂外門無禁也

中門惟臣

得入凡民皆不得入矣非特褻服凶器等不得入也

抑或以三門皆在王宮正中

外門亦得謂之中門也

此江慎修說

諸侯亦有闔人守門曲

禮云龜筮几杖席蓋重素衿絺綌不入公門芻屨扱在

厭冠不入公門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玉藻云

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公門包外門而言則諸

侯外門亦必有守矣乃置朝廷於門外而無守禦任民

馳逐踐踏褻慢不已甚乎且路門外有朝則雉門外亦

宐有朝乃越雉門而遠設於庫門外此何意也雉門有
兩觀月吉懸書萬民得以觀象法者在此而外朝爲詢
萬民而設宐亦在此矣乃設於庫門外又何意也皆不
可解矣聘禮云明日賓拜于朝拜饗與餼皆再拜稽首
鄭注拜謝主君之恩惠於大門外賈疏知拜謝在大門
外者以其直言賓拜於朝無入門之文故知在大門外
若然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矣不知篇中朝字屢見多
是治朝上文夕幣管人布幕于寢門外賈疏云路門外官陳幣
使者北面君朝服出門左南鄉史讀書展幣使者受書
公揖入官載其幣舍于朝幣爲重物宐在中門之內又

陳幣載幣其文相承則此朝字指治朝明矣下文陳幣于朝公南鄉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坐纒北面反命此朝字亦明是治朝則其餘皆可知矣如云使者載旌帥以受命于朝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公館賓退賓從請命于朝周官司儀所謂客從拜辱於朝也皆治朝也然則賓拜于朝賓

拜禮于朝賓介皆明日拜于朝賓三拜棄禽于朝亦皆

治朝矣惟賓入至于朝及賓皮弁聘至于朝二朝字爲

朝通稱在大門外大門外之地皆可謂之朝以在朝之前也如國君下宗廟過廟之旁卽下

車不必入廟中始謂之廟也然第曰至焉而已未嘗於此行禮也行

禮必在正朝若拜賜于外門外不敬大矣曾謂聖人制

禮而有是乎賓拜于朝不言入門者文省耳上文賓受命于朝言君使卿進使者使者入及眾介隨入此於朝而著其入門則其餘行禮於朝不必言入而無不入可知也如夕幣時言君出門左南鄉而其下受命時但言君南鄉不言出門左亦省文也豈可泥君無出門之文而謂賓受命於內朝乎則賓拜于朝亦不可泥無入門之文而謂拜于大門外矣鄭注謂拜謝于大門外其說固非然亦謂朝門之外可通稱爲朝如上文賓至于朝之例耳未嘗謂諸侯外朝之位在庫門外也賈疏乃謂諸侯外朝在大門外其誤尤甚

賈氏朝士疏引左傳開於兩社爲公室輔謂兩

社在中門外大門內爲外朝其說兩社所在固非而謂外朝在中門外大門內則確矣乃聘禮疏又謂外朝在大門外江慎修鄉黨圖考從賈說又引朝士職凡得獲

何也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及晉語絳之富商韋藩木樅

而過于朝以爲證不知貨賄人民六畜委于朝者正以

外朝在大門內可無愆失可待來者識之也鄭注委于朝十日待

來識之者若在大門外能保其無愆失乎至晉語所謂韋藩

木樅而過于朝則朝門外通稱爲朝之例耳未可據此

而以爲外朝之位也經典朝字最多所指皆不同有指

治朝言者如檜風狐裘以朝覲禮載龍旂弧韜乃朝周

官射人諸侯在朝則皆北面曲禮爵祿有列于朝王制

八十杖于朝七十不俟朝月令賞軍帥武人於朝曾子

問冕而出視朝朝服而出視朝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則

以官

此對內朝言故稱外朝非最外外朝也

禮運三公在朝禮器諸侯視

朝玉藻皮弁以日視朝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

此對外朝言故

稱內朝非最內內朝也

明堂位振木鐸于朝仲尼燕居以之朝廷

有禮故官爵序也

內朝序齒不序爵故知此朝廷是治朝凡言朝廷者多是治朝論語

朝與下大夫言叔孫武叔語大夫于朝孟子仕者皆欲

立于王之朝朝將視朝左傳穆嬴日抱大子以嗛于朝

文七年

魏壽餘履士會之足于朝

文十三年

晉靈公殺宰夫寘

諸番使婦人載以過朝

宣二年

胥童以甲劫樂書中行偃

于朝

成十年

晉悼公卽位于朝

成十年

子蕩以弓楛萃弱于

朝

襄六年

師慧過宋朝將私焉

杜注私小便襄十五年

王遂殺子南

于朝

襄二十二年

吏走問諸朝

襄三十年

朝有箬定

昭十年

日有食

之諸侯伐鼓于朝

昭十七年

陳成子驟顧諸朝

哀十四年

晉語有

秦客廋辭于朝考百事于朝大戴禮君發之于朝之類

是也有指內朝言者如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

於夏姬皆衷其和服以戲于朝

宣九年

檀弓朝不坐表記

朝極辨不繼之以倦之類是也

曰極曰倦則在朝之久可知古者治朝君臣皆

立不久卽罷議政事則在內朝或自朝至于日中昃故表記所言爲內朝也

有指外朝言者

如左傳晉陰飴甥言朝國人

僖十五年

衛靈公朝國人問叛

晉定八

陳懷公朝國人問欲與楚欲與吳

哀元年

之類是

也有統指三朝而言之者如考工記前朝後市市朝一

夫曲禮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馬玉藻朝廷濟濟翔翔

少儀朝廷曰退論語孔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

治朝亦有言者

君未出視朝時諸臣得相與言孔子與下大夫言與上大夫言是也

孟子朝廷不歷位而

相與言之類是也有指三朝之後其地通稱爲朝者如

左傳賊攻執政于西宮之朝

西宮是君小寢在路寢之後襄公十年

是也

有指三朝之前其地通稱爲朝者如論語吾力猶能肆

諸市朝魯語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

韋昭注外刑大夫以

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案原野也市也朝也所謂五刑三次也論語肆諸市朝本但當言市而連言朝孟子

若捷之于市朝亦然或謂朝非陳尸之所而引史記索隱謂市之行列如朝位以解論語則魯語以原野市朝為三次不

左傳晉殺三卻皆尸諸朝

成十七年之類陳尸于

朝當在大門外也大門之外有空地西旁可為賓客次

舍聘禮賓至于朝入于次

鄭注次在大門外之西以帷為之賈疏賓位在西故也

是也天子大門外兩旁皆有賓客次舍觀禮諸侯前朝

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

鄭注謂次在文王廟

門之外不知經文明言受舍于朝若在廟門外則不可言朝矣且天子受觀當在大祖后稷廟不當在文王廟也

是也此大門外兩旁通稱朝也

大門內兩旁亦可謂之朝考工記外有九

室九卿朝焉如今所謂朝房也其室當在大門內之西旁其東則小學也詳王宮內外九室考

大門之

前當有經緯大路

南北為經東西為緯

晉語所謂絳之富商韋藩

木楨以過于朝是也

江慎修引此語謂外朝凡民可以

韋昭注韋藩韋蔽前後木楨木櫓也則非車矣庶人雖富不得乘車故以木爲楨以韋藩之載貨物而行於途故曰唯其功庸少也朝門之外不得乘車往來過之必下曲禮所謂大夫士下公門也

此皆三朝

之前其地通稱爲朝者也讀者當詳其文義分別而觀之苟混而爲一失其實矣賈氏誤以治朝爲外朝江氏又誤以朝門前之地爲外朝皆於諸經朝字未曾細別之故也近戴東原考工記圖謂諸侯外朝在庫門內足正江氏之誤而鄉黨圖考根據注疏盛行於世儒者莫知其非故述戴說而詳辨之

鞠躬解

論語入公門鞠躬如也朱注以鞠躬爲曲身非也鞠之
字義未有訓爲曲者且以上下文例之色勃如也足蹊
如也勃字蹊字皆在下如鞠躬是曲身則當云躬鞠如
也今鞠字在上與色勃足蹊不合矣又下文執圭鞠躬
如也此執國君之器法當平衡手與心平

曲禮執天子之器則上衡

國君則平衡鄭注
平衡云謂與心平

則其身必直若曲身則手必下於心

安得平衡乎執圭之鞠躬非曲身凡言鞠躬者皆非曲
身可知矣古人之行未有曲身者玉藻云凡行容惕惕
鄭注惕惕疾直貌也又云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鄭
注疾趨謂直行也移之言靡匝也毋移欲其直且正孔

疏謂他事行禮須直身速行時也又云端行頤雷如矢

鄭注此疾趨也端直也孔疏謂直身而行也如矢者身

趨前進不邪如箭也頤雷者頭稍向前頤如屋雷之垂也頭雖微俯而身仍直故曰端行

曰如矢孔疏謂直身而行得之矣又謂身乃小折而頭

直俯臨前顛不自相矛盾乎又上文圈豚行不舉足齊

如流鄭注云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蓋行

而舉足其齊不平不舉足則齊必平如水之流無不平

也孔疏乃謂足既不舉身又俯折則裳下委地如水流狀也此不得其解而妄爲之說不足據也然則

形容必無曲身明矣若夫曲身古人謂之磬折亦謂之

偃僂惟立容有之曲禮云立則磬折坐佩主佩倚則臣

佩坐主佩坐則臣佩委鄭注云小俛則坐大俛則委於

地孔疏臣身空僂折如磬之背左氏昭七年傳正考父

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又玉藻云立容辨卑無調鄭注辨讀爲貶自貶卑謂磬折也此可見立容有曲身者

立而磬折偃僂惟侍于至尊則然若常時獨立或與人並立皆必直身所謂立容德

也然曰磬折曰偃僂不謂之鞠躬也而謂曲身而行類

於侂僂者之狀則經傳絕未之有也鞠躬躬字當讀爲窮鄭本作窮聘禮記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鄭注引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記又云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釋文云鞠躬本一作鞠窮阮芸臺師儀禮校勘記作鞠窮謂鞠窮雙聲字猶踧踖也此誠卓見鞠窮二字義同鞠當作窮說文窮窮也

窮从鞠窮與篇同說文鞠窮治罪人也今鞠囚

商作窮極也詩齊風曷又鞠止又云曷又極止是鞠亦訓

極也鞠亦作鞠

說文無鞠字鞠本當作鞠

又通作鞠

說文鞠踹鞠也故文从革今作

窮窮字假借通用也

爾雅釋言云鞠窮也釋詁云鞠盈也鞠有虛

義

窮極之人其家必空虛夏小正鞠則見洪氏震焯以鞠爲虛星其義同也

而釋爲盈反訓

也

爾雅以徂爲存以甘爲苦皆反訓也

窮亦作鞠三蒼鞠鞠敬畏兒蓋敬

惕之至斂束其身不敢少舒如窮極之人是謂鞠窮踧踏者敬之至而足若不寧也鞠窮者敬之至而身不敢

舒也其義一也曲禮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

士蹇蹇庶人僬僬鄭注云皆形容止之貌也凡形容尊

者體盤卑者體蹇

鄭此注引聘禮云眾介北面蹇蹇彼注云容貌舒揚玉藻云朝廷濟濟翔

翔鄭注濟濟翔翔莊敬貌也孔疏濟濟有威儀矜莊也翔翔行而張拱也皆未嘗言其體蹙而此注謂卑者體蹙蓋穆穆威儀多皇皇自莊盛而以濟濟蹙蹙視之爲稍蹙耳非歛蹙鞠窮之蹙也是大夫士之

行容本當稍蹙也玉藻云朝廷濟濟翔翔謂行而張拱卽論語翼如見君而出有此儀容是未近至尊時其容未極蹙也至于升堂見君逼近至尊則其容極蹙論語云攝齊升堂鞠窮如也屏氣似不息者蹙之至矣執圭而鞠窮致君之命與見君同也入公門而鞠窮始見君之門亦與見君同也玉藻云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遯鄭注遯猶蹙蹙也士相見禮云始見于君執事至下容彌蹙又云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爲儀皆

鞠窮之義也。踧踏與鞠窮義同，而鞠窮更淡於踧踏。上

云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下云復其

位，踧踏如也。復位卽所過之君位。

孔注云：來時所過位是也。說者或以爲內

朝堂下之位，或以爲治朝廷中之位，其說皆非。

則踧踏卽色勃足躩等之類矣。

升堂鞠窮其敬至，屏氣似不息，以視色勃足躩言似不

足，更有加矣。故執圭之鞠窮申之曰勃如戰色，其甚於

色勃可知也。曰足蹠蹠，如有循，其甚於足躩可知也。蓋

聖人之敬隨地爲淺深，執圭致命重於君，召使擯故使

擯則踧踏而執圭，則鞠窮升堂見君，嚴於過君，虛位故

過位則踧踏升堂則鞠窮，朝而君在此時，夫子與諸臣

竝列廷中與升堂特見者不同故但踧躅而不鞠窮則

鞠窮澆於踧躅明矣

入公門去君最遠反言鞠窮以前此皆舒和至入門而一變其敬頓

生故亦鞠窮也然此鞠窮特爲如不容言之視升堂執圭之鞠窮其敬當有閒故升堂鞠窮之下申以屏氣似不息執圭鞠窮之下申以勃如戰色足踧躅如

有循而入門鞠窮下不復申言其敬之容也

乃朱注

於踧躅解爲恭敬不寧而鞠窮但以曲身言之是鞠窮反輕於踧躅不亦傾乎孔注解鞠躬爲斂身是釋鞠窮之意非以斂釋鞠以躬釋身也朱子以爲孔氏訓躬爲身而訓鞠爲斂其義未當故以曲字易之而不知其與經不合且失孔注之意也此朱子之誤也又案聘禮記賓入門皇與下執圭入門鞠窮焉二說不同鄭注上引

孔子之執圭鞠窮如也下云記異說也似以上說爲正
然執圭入門自當鞠窮安得皇乎下文云私覲愉愉焉
出如舒鴈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鄭注復記執玉
異說不知此記
私覲之禮與上
言正聘不同是皇爲私覲出廟門外之容執圭致命
豈空如此此記明與論語不合鄭君不能指其失乃引
孔子執圭一節解之其亦誤矣